

假如从不曾有过公刘的诗

□徐怀中

回想解放战争后期,全国各地大量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加入人民解放军滚滚洪流,不仅大大加速了解放全中国的进军步伐,也为日后新中国建设提供了雄厚的人才准备。江西南昌一批大中学生,进入以刘伯承将军为校长的军政大学第四分校。他们以军校学员身份,即刻随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大军南下,沿滇、桂、黔边地实施战略大迂回,历经“八千里路云和月”,直抵云南边陲。这个热血青年的队列中,就有我们常常怀念的公刘先生。

粗略计算下来,包括公刘、白桦、林子、彭荆风、周良沛、郭国甫、赵季康、兰芒、陈希平、姚冰、王公浦等近20位“文化人”,便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现在“彩云之南”而名扬全国的那一个文学群体,是云南军区文化部长冯牧麾下的一支所向披靡的劲旅。全国各大报刊杂志连续发表他们的小说、诗歌、散文,电影院里也在播映他们编剧的故事片和歌剧片,一时之间传为中国文坛佳话。

我是1955年西南军区撤销才奉调云南军区的,那时公刘、白桦他们早已上调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未能作为军内同建制战友一起从事专业文学写作。但此后有很多接触机会,彼此来往紧密,俨然是一个山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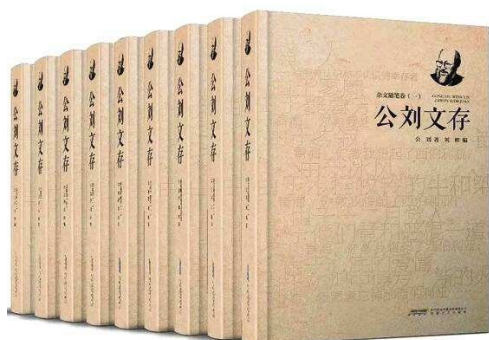
的军界老友。我比公刘入伍早几年,算得上是“老资格”了。他长我两岁,文化水平及学识修养令我十分仰慕,无论哪一方面,都应当虚心向这位老大哥学习。我们这个圈子里,大家年轻气盛,但未见有哪一位自以为可以在公刘面前张狂一下的。我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写出初稿,花300元找打字社打印出来,亲自登门给公刘兄送上一份,请他指点。他少不得讲了许多鼓励的话,还是诚恳地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他认真读过了我那二十多万字,没有敷衍我。

人们只看到,这个文学群体在报刊版面上叱咤风云,并不了解他们如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跋涉在遥远的云南边防线上。那时边远地区人迹罕至,没有路走,要用砍刀开辟一条通道。阿瓦山还遗留杀人头祭谷的原始习俗,傣族地区恶性疟疾很严重,那个时候只知叫做瘧气,许多村寨空无一人,全都远逃他乡去了。公刘他们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随第一批边疆工作队下去。高黎贡山、哀牢山、无量山、梅里雪山,以及乌蒙山系的峰峦垭口,无不留下他的手模脚印,留下他们为边疆山河雄伟所感受到的震撼与无尽的遐想。记不清穿破了多少双军用胶皮鞋,以自己脚步反复丈

量过2000多公里边防第一线,走访每一个一线边境哨所。这才有了公刘的那一行诗句:“这座山是边防阵地的制高点/而我的刺刀则是真正的山尖”。

平时读诗,感觉大多彼此相近相似,盖住了姓名,会以为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但我从不记得,有哪一位诗人与公刘靠色。那么,公刘与众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他的诗行里找不到口号化、公式化、概念化痕迹,找不到那种廉价的激情与矫饰。凡下笔必定是出之于自然,出之于率真,出之于自己心底。常常见到他隔着眼镜镜片,闪现出一丝会意的微笑,似乎早已是一切了然于心。他对客观事务观察具有超强的敏锐性,且又从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见观音菩萨就连忙拜倒。他的诗作不仅富于瑰丽奇崛的艺术想象力,更难能可贵的是,字里行间往往隐含着某种哲理的锋芒。与其说这是一位诗人,不如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位原名叫做刘耿直的、具有独立思考品格的行吟思想家。

公刘十几岁就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文章,开始以著文来养家糊口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经常为昆明《正义报》写评论写散文,将稿费寄回江西,奉养他的老父亲。不妨说,正因为自幼孤身一人苦苦奋



公刘文存

斗,随着阅历增长便迅速成熟起来,并且构成了他特行独立坚毅不屈的人生姿态。更加之他古书典籍阅读广泛,学富五车,笔力坚实,不是一般写诗的人可以望其项背的。

众多评论家说,在中国只有公刘一人,可与艾青比肩。为作家诗人排座次,这种做法缺乏科学性,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无法制订出一个绝对公平合理的统一标准。但我相信,有一点大家肯定是有共识的。让我们闭上眼睛默然设想,假如从不曾有过公刘的诗,中国诗坛是否会显得清冷了许多呢?是否会显得贫瘠了许多呢?是否会显得过于浅显又过于通用化了呢?

上帝怜见,给了公刘一个好女儿。小麦几乎是凭一己之力,为父亲出版了九卷本的《公刘文存》。无论是对父亲的亲骨肉亲血之情,还是她个人的人品才情,全部体现在这一部文集里了。书出得十分大气朴实,与诗人正相匹配。文存共得九卷,九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被视为最高数字。九卷雄文,厚重之极,公刘兄可以含笑而去了!

记忆

刘绍棠与红帽子楼的那些事

□董梦知

看到前一段时间《文艺报》刊登的《走进刘绍棠的红帽子楼》一文,阐述了刘绍棠写作的一生及他对当代文学的贡献,让人对这位文学大师有一个全面的简要了解。实际上,刘绍棠的几处住所“蝈笼斋”“红帽子楼”,都对他的创作有着不小的影响,作为与绍棠老师同居一楼的好同事,希望对他的新旧住所及搬迁情况进行重新梳理,以恢复原貌。

绍棠老师1979年平反后,他又回到了他城内位于府右街光明胡同45号的宅。那是绍棠1957年用稿费买下的。院内南房三间,东房两间,西房是厨房,门口朝东,有个小院子,院中有五棵枣树,一到初夏枣花盛开,满院飘香。随后他们全家(父母、四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搬进来了。房子虽多,但人口也多,并不宽绰。绍棠平反回来后,又增加了他和子女五口人,就更拥挤了。他在这平房里写作,生活了13年,并为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叫“蝈笼斋”。他常把“蝈笼斋”署在作品结尾处。他就在这“蝈笼”里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创作高峰,为了把损失了22年的时间补回来,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写作。这期间,他写出了《地火》《狼烟》《京门脸子》《十步芳草》《野婚》等11部长篇小说及多部中、短篇小说,还有大量散文作品,真是赢得了创作上的大丰收,他终于把耽误的时间找回来了。但他却把自己最宝贵的身体搭进去了。由于他不顾休息,不顾疾病染身,终于导致了中风偏瘫。1991年11月,他从“蝈笼斋”搬到了和平门的新居即“红帽子楼”。

说到这里,我就不能不把“红帽子楼”的来历作个交代。

1988年前后,北京市文联经市委批准,决定在和平门西北角筹建北京文艺中心(文联大楼),同时在其旁边盖一栋宿舍楼以解决众多专业作家及部分文联干部的居住问题。文联宿舍楼1990年建成,文联的专业作家及部分干部陆续迁入新楼。迁入的知名作家有上世纪30年代左联作家端木蕻良、骆宾基等前辈,有解放区走来的作家阮章竞、钱小惠、古立高、李克等,还有当代作家浩然、刘恒、张洁、赵大年等,可谓名家济济一堂,有人就把它叫“作家楼”了。绍棠因身体偏瘫人驻较晚,但他与这红帽子楼有缘分段却不能不提。

红帽子楼是座10层高楼,位于和平门十字路口西北角,东面紧临文联办公大楼,临街而立。外面是米黄色瓷砖贴面,宽大的楼檐饰以红色,仰看红檐罩顶,典雅壮丽。刚迁入时,绍棠在文中称它为红顶子楼,并有随笔《红顶子楼漫语》一文为证。而知名的红学家端木蕻良则在文中称它为“和平红楼”,于是绍棠对端木老开玩笑说:“老先生看红成迷,尤如宝玉见着胭脂就想吃。楼民非老即小,哪来那么多黛玉、宝钗啊?‘红楼’名不正言不顺嘛。”接着又自我调侃:“我起的‘红顶子楼’也不妥帖,‘红顶子’容易让人联想到清代朝庭大员头上所戴之物,不当!”后来,燕山出版社要为绍棠出一部随笔集,他想去有源头的根,这些作品的产地就在此楼,此楼本是红檐罩顶,叫它“红帽子楼”岂不更好?于是他把这本随笔集定名为《红帽子楼随笔》。随着这本书的流传,“红帽子楼”就这样叫开了。

再说说绍棠搬入“红帽子楼”以后的事。绍棠搬入“红帽子楼”时,他因中风已经是半身不遂了,但他仍不顾重病缠身,笔耕不辍。他曾掷地有声地说:“天不灭刘。毋我半壁江山,留下有用的右侧。健康人干多少活,我这病残之身也要干多少,甚至还要干得多些。共产党员。”他这是凭着这种拼搏精神,顶着疾病的折磨,在这里的6年间里又写出了两部长篇小说《孤村》和《村妇》以及许多散文、随笔等作品,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出的业绩。他的确做到了“是个够格的共产党员”。

1997年3月12日凌晨5点多钟,电话铃把我惊醒,电话里传来的是绍棠之弟刘绍振的声音:“梦知,我哥绍棠刚才走了,在宣武医院,你帮我通知下文联领导。”我震惊,我悲痛,但我得赶紧去办所托之事。绍棠老师走了,他是刚过完了61岁生日后第11天走的。他走得也太早了。对于一个多产的作家来说,正值他创作的旺盛期,还有多少文学作品等着他去完成啊。然而他太累了,在迁入“红帽子楼”的6年里,他把剩余的精力都耗尽了,让他安息吧。他走了,“红帽子楼”会记得他,他的作品和人名将与世永存。



我生逢六月。六月是荷月。满塘风起,翠叶罗裙,花开红妆。父母因此送我小名:蓉蓉——蓉,即水芙蓉,莲花的别称。父母的初衷,是取其高洁之意,期望女儿此生不俗,洁身自好。

每个盛夏,郑重地去看荷花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仪式。在粼粼水波之上,在团团翠盖之上,荷花怀抱清风、阳光、明月和雨露,默默地站立着。

“生如夏花之绚烂”,是泰戈尔的追求,或者说,是人类共同的理想。荷花,便是夏花盛大团队中的成员。荷花一开,水面清明,净气上升。那些打开心扉袒露的花瓣,有丝帕的柔软和岁月的纹理,仁慈,温情,保留着洗礼过的生命印记。

小时候去成亲的人家,常可见到“和合二仙”的年画和剪纸,往墙上和窗上一贴,陋室生辉:两个笑逐颜开的仙童,一人手持荷花,一人手捧宝盒,一脚踏元宝,一脚踩铜钱(车轮似的铜钱上,大多刻着“富贵吉祥”“天下通行”的字样),给人欢天喜地的喜感,表达对婚姻与家庭和美的祝福,让人心情舒畅;八仙中的何仙姑,因在莲花中羽化成仙,也以手执荷花代表身份。荷花是她的法器,是美丽、智慧与祥和的象征。

人到中年,尘色染身。我知道,我早已不是最初的我,但依然渴望陈旧斑驳的躯壳下,能深藏一颗纯洁的初心:莲心,不辜负我的乳名。

此时,在水畔,我与荷花相望。四周是阳光洒下的金沙金粉。我被湿润、恬静与淡泊的水生植物气息包围着。风吹过荷叶、荷梗、荷花,也吹过茂密的蒲草和芦苇。偶有草鱼跃起跃下,池水惊动点点微澜。在大片的碧绿和粉红之中,棕褐色的蒲棒特立独行,仿佛诗意的点缀。我太熟悉这

土地与生长

荷花

□胡容尔

些景象了。

相望,我这样描写我和荷花的相见。我深信,它们也在注视着。我们有着深厚持久的情意。气味相投,让我们轻易地相认、相聚。

在乡村的荷花湾,小孩子采荷花并非易事。水深过胸,曾有小伙伴险遭溺水。外婆提心吊胆。为满足我的垂涎三尺,她在墙根放了两个大缸,用来养荷花——桃花开过后,我的全部心思就搁在水缸中。看小荷一点点抽叶,铺面,举苞,日益丰盈。时候一到,一朵两朵三朵的荷花,渐次绽放。水中浮起的华章有声有色(嗯,不止有景色,还有阳光月光星光落下的轻响),带来满院的清凉和芬芳,让人沉溺。暑气大盛时,外婆会摘片荷叶,与竹叶一起烧水喝。深碧的汤液,盛在大白瓷碗里,端起来微微地荡漾,味道有点苦咸,但幽香不散,具有消暑清热、祛痰散结的功效。堪称生活家的外婆懂得食疗之好,也总有办法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不清楚多年水生的荷花平均寿命有多长,可是一朵荷花的开花期,大约只有三四天的活头。生命的烛火,瞬间

点燃,又瞬间熄灭。亮了,黑了,多么简单。穿越明亮到黑暗之门,过程是那么的短暂。但埋藏在地下的莲子,据说可以保存上千年,到现在还能生根发芽,真让人惊奇。这谜一样的生命,让人忧伤又欢欣。

但我无法回答自己,每一年荷花的轮回,是不是从前生命的复活?而那些笔尖一样挺立的花骨朵,旧时称为蓓蕾,骨骼清奇,犹如一个倒置的感叹号。似乎在提示我,某些与生命的真相有关的疑问,它们已给出简洁的解答。木心说:“任何花苞欲放时皆具庄严相”,蓓蕾尤其明显。小荷才露尖尖角时,已经蕴藏着深沉的力量和境界,如同静敛心神参悟打坐的修行者。时有蜻蜓和水鸟们飞来,栖息其上。它们静默沉迷的表情,好像跟我一样,也在思索着某种答案:关于生死,关于存亡。

莲花有四德:香、净、柔软、可爱,佛家以此比喻真如法界之常、乐、我、净四德。《华严经》有“莲花藏世界”之说。莲花在佛教中是极尊贵的,象征着神圣与不灭的佛国净土。现在看来,我面前“无穷碧”“别样红”的荷花,更像一门哲学、一种信仰,让我顶礼膜拜。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传统文化里的经典语录,在我的脑海中倏忽闪现。圣者的智慧光芒,蓦然生出翅膀,仙鹤般飞起,轻轻地掠过水面,落在清白的荷花上。

虚实光影,烟波浩渺,顿入空寂无我之境。万物一体。眼前霎时豁然开朗。生命中,我在其中,我在其外。尘世间,我是我,我不是我。

第五届“中华情”诗歌散文联赛征稿启事

颁奖典礼将在国际旅游岛,热带天堂——三亚举办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展现“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文艺大发展、大繁荣,传递正能量,提振精气神,激发广大诗人作家的创作激情,推动诗歌散文创作的更好更快发展,特举办第五届“中华情”全国诗歌散文联赛。

主办单位:中国散文网、华夏博学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征稿主题:歌颂中华、感恩父母;讴歌生命、赞美生活;描绘梦想画卷;抒发爱国情怀;记录亲情友情爱情;细写身边生活小事。
参赛对象:年满25岁的海内外华语诗人、作家及文学爱好者均可参加。
征稿日期:即日起至2019年10月1日
征稿内容:思想内容积极健康向上,能够彰显中国精神和时代特色的诗歌、散文、散文诗。新诗限3首共60行以内;传统诗词限3首;散文限1篇2000字内;散文诗限3章,每章800字内。要构思精巧、情感真挚;文笔流畅、情趣高雅;提倡简短、以小见大。谢绝组诗、应酬诗和自传式文章。作品题材不限,发表与否不限,请注明出处。
征稿要求:1、只接收电子版稿件,勿用附件,切勿重复多

青年作家

YOUNG WRITERS
新青年 新文学 新阅读
主编:梁平
2019年第8期总第496期目录
中国经典作家访谈录
我对文学的追求谈不上神圣
…… 杨显惠 河西
重金属
豆子去哪里了…… 邓一光
小说观:故事中的谁人注定永远都不可能完成
…… 邓一光 林 菁
名家·张炜专栏
诗中的“淫”与“伤”…… 张 炜
锐小说
向死之先…… 陈 鹏
谁和我相依为命…… 旗 楼
谁人在爬电视塔…… 张 敬
新力量
主持人语:何以承受思想之重
…… 顾建平
面具…… 重木
超人纪念日…… 重木
评论者说:经验、思想与发声
…… 徐 威
散文坊·五粮液小辑
有君如酒…… 王林光
醉者…… 林 森
芳气袭人是酒香…… 董 刚
宜官三章…… 胡正壬
饮五粮液记…… 卢一萍
新批评
主持人语:批评是为了说出批评家个体的真理…… 谢有顺
文学批评的危机时刻…… 李德南
用英雄式的努力,完成堂吉珂德式的任务…… 赵月斌
文学批评不再“批评”…… 刘小波
我们是文学批评的领国…… 鲁太光
宽窄岁月·我与新时代
沁源绿…… 杨晓升
汉森的中国抗战叙事…… 王大亮
有个地方叫渔坝…… 惠芝浦
外一首
胡兴高 蒲 苇 冰凌花
李 街 夏 杨 红 旗
订购方式
1. 邮局订购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
邮政代号:62-130
2. 汇款订购
汇款地址:成都市金家坝街7号文联大楼6楼(610015)
收款人:青年作家杂志社
RMB 15.00
全年:180(含运费)

林为攀作品 人造太阳(短篇小说)…… 林为攀
林为攀 林为攀
画蟹·梦蝶兼谈小说的重与轻(创作谈)…… 林为攀
林为攀
小说家 山崩(中篇小说)…… 陈 称
让河水倒流(短篇小说)…… 范俊呈
《滇池》文学杂志创刊40周年纪念专页
卷首:为了寻找的纪念…… 《滇池》编辑部
岁月激流忆《滇池》…… 李霖宇
回首《滇池》岁月…… 张庆东
办一份杂志,交一群好友…… 陈 鹏
千叠春波翠…… 王祥夫
《滇池》,永恒的文学之海…… 陈 鹏
我与《滇池》…… 李达伟
都是母亲湖…… 张炳峰
《滇池》伴我40年…… 周文仁
八十年代《滇池》文学杂志与昆明地区的民间
文学活动…… 姜红伟
《滇池》名家作品经典片段选
滇池诗卷 诗手册 姚波的诗
夜晚的隐秘舞动在他左手的灯盏和右手的铗
刀上(专访)…… 胡兴高
经 历 云水十记(之二)…… 崔玉松
散 文 星辰展在河边(外一篇)…… 傅 伟
蜀地笔记(三篇)…… 杨敏平
昆明作家研究 于坚论之四
城郊、厂区:“罗家生”与日常“史诗”(评论)
…… 霍俊明
邮发代号:64-9 定价:8.60元
主办:昆明市文联 编辑出版:滇池编辑部 电话:(0871)63313659、63376805
地址:昆明市盘龙区文艺路28号《滇池》编辑部407室 邮政编码:6502033
滇池文学网网址:www.dchwx.com 投稿邮箱:dchwxk01@163.com(小说)
dchwxk02@163.com(散文) dchwxk03@163.com(诗歌)